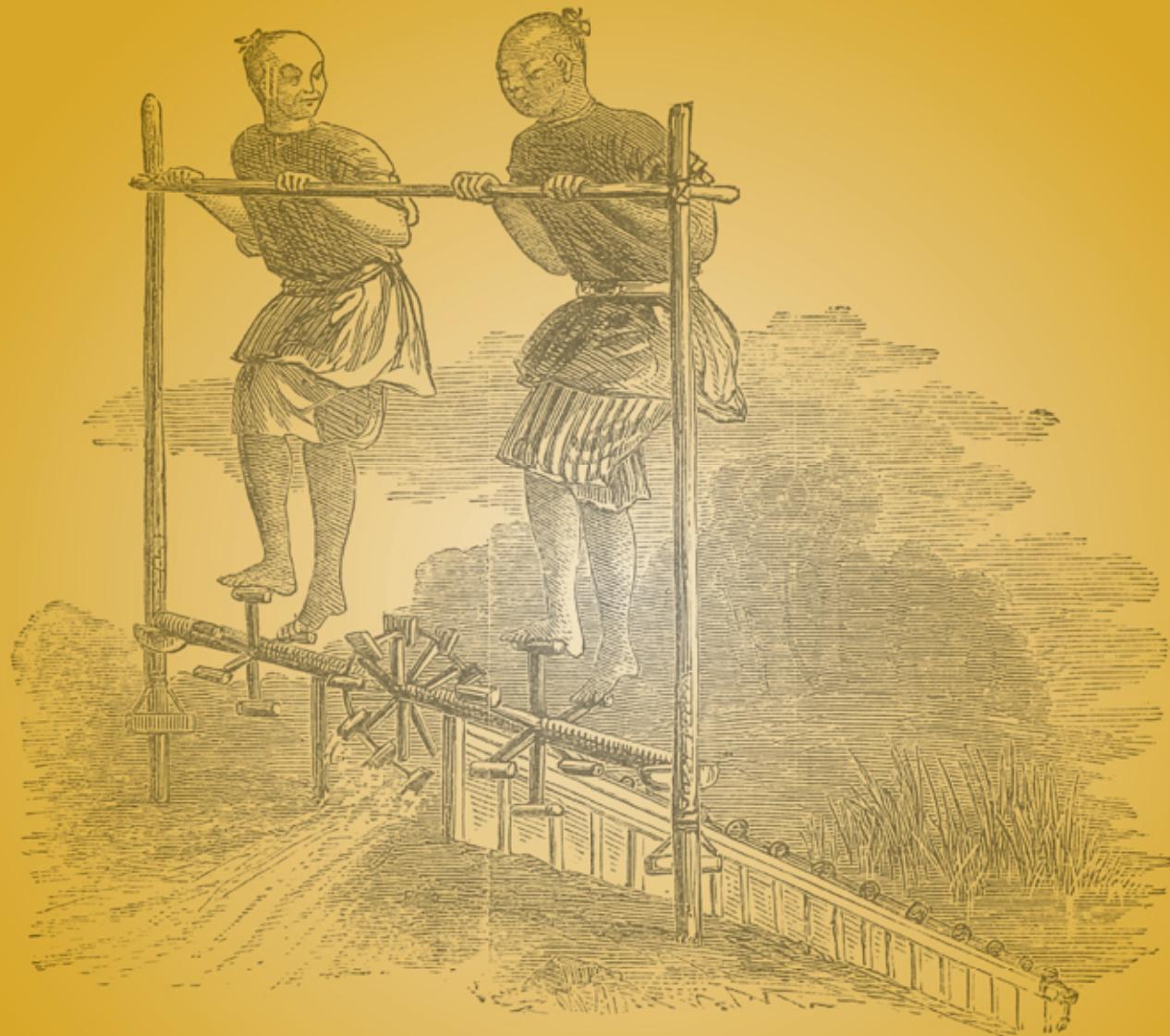


萬族爭風



澆灌成長

4

八千里路雲和月

10

一步一步

16

神聖的守候

2015

86



漢江上游疏浚

卷首語

彭文澧

「內地」是內地會／使團的聚焦，一個半世紀如此。一代代工人效法使徒保羅，勇闖福音荒原，披荆斬棘，播撒真理的種子。種子發了芽，還須工人澆灌、施肥、除草，亞波羅和提摩太便是這類工人的模範。宣教工人還漸漸發現，成長不只發生在工場，在祖國的差派和支持教會中也見證成長。

如同栽培作物，花了工夫卻未必有立竿見影的效果，培育教會和信徒的成長，也往往需要持久的投入。蒙召的工人付上極大的耐心和謙卑，仍可能不斷經歷失望。儘管常常要承擔風險，然而卻是值得的，因為大使命所託付的實不止於使人重生得救——乃是「……使萬民作我的門徒……」（太廿八19）。



150週年紀念專文

2 創新、包容、本色化

本期焦點

- 4 八千里路雲和月
- 6 因地制宜的神學教育
- 8 奇妙的搖籃

天路客旅

9 醫治與天堂

另類宣教人

10 一步一步

宣子心聲

12 「你是哪裡人？」

領袖心語

14 從拓荒到同行

邊陲群體

16 神聖的守候

宣教六法

18 宣教六法之學習

宣教學堂

20 以退為進四步曲

歷史海報

封底 不情願的撤離



海外基督使團（前中國內地會）

心懷東亞福音邊陲之地
策動合乎聖經的本土化教會運動

香港 香港九龍新蒲崗大有街1號
勤達中心七樓707-708室
852-2398-1823
<http://www.omf.org.hk>

台灣 23561新北市中和區復興路262號三樓
886-2-2240-1865
<http://www.omf.org.tw>

馬來西亞 3A, Jalan Nipah, Off Jalan Ampang,
55000 Kuala Lumpur, Malaysia
603-4257-4263
<http://omf.org.my>

新加坡 2 Cluny Road, Singapore 259570
65-6510-3130
<http://www.omf.org/singapore>

美國 10 W. Dry Creek Circle,
Littleton CO, 80120-4413, USA
800-422-5330/303-730-4160
<http://www.omf.org/us>

萬族萬民 總第86期 · 二零一五年
East Asia's Millions Chinese

©海外基督使團
版權所有，如需轉載請先查詢

顧問 馮浩鑾

編輯 馮鄭珍妮、彭文澧、劉如菁、譚朗如、黃艾青

設計及承印 穎生設計印刷公司

因此，工人們憑著對信實之主的信心與忠心，以生命和信任澆灌尚不完美的教會。一如那終極的師傅——耶穌基督，祂在地上行走的日子裡，以生命和信任澆灌了一群不被看好的邊緣人物，最終將自己的使命託付他們，也給今日的我們。

祝福的管道即蒙福的渠道，你的教會要成為差傳教會，與普天下的肢體同歸榮耀給神嗎？

「我（保羅）栽種了，亞波羅澆灌了，唯有神叫他生長。可見栽種的算不得什麼，澆灌的也算不得什麼，只在那叫他生長的神。」（林前三6—7）

戴德生的事蹟廣為傳頌，一直激勵人心。他在青年時代已經對中國失喪的靈魂有了負擔，年僅十六歲就求神讓他「為祂作一些事，無論艱鉅卑微」。好幾年後，他發現了神為他準備好的工作。

150週年之際，讓我們一起回顧戴德生和中國內地會的三大特質，進而細察今天的海外基督使團是否仍具備這些特點？



創新

Innovation

從不同記載所見，戴德生極具創意。他志向遠大，勇於創新，他改革了宣教的模式。他在自傳《獻身中華》憶述：早在前往中國之前，「羽絨床褥我已搬走，家裡其他舒適用品一樣可免則免，只為預備自己過簡樸的生活。」如此別致克己的預備，日後確實有助他作神所呼召的長期工作。

創新，也是內地會的特質。在芸芸眾差會中，戴德生帶領的內地會率先提出以中國內地為「特定對象」。根據內地會的《不定期報》創刊號，當時中國十八省中僅七個有宣教士，且多是沿海省份。戴德生不願看到中國的男女老幼步向「沒有基督的終局」，親自率領差會開拓內陸地區的佈道植堂事工。創新性從一開始就是內地會的基因。

包容

Inclusivity

包容，是內地會的第二大特質。在最近一次會談中，宣教學者陶勵思（Rose Dowsett）說：「相對於聖職頭銜，戴德生更看重準宣教士對主、對福音的熱誠，……他樂於招納各種背景的人。」那時大多數差會只差派已按立的聖職人員，內地會卻不拘泥於此。戴德生堅持，女性，甚至是未婚女性，同樣可以參與宣教。在內地會第一批來華宣教士所乘坐的「蘭茂密爾號」上，沒有按立的牧師，卻有九位未婚女士。

1901年 中國諮詢委員會



本色化 Indigeneity

本色化宣教是戴德生對內地會的期冀。其願景不是在東亞建立一個西方教會，而是發展純正的中國教會。他所憧憬的「基督化的中國人」，「既是真正的基督徒，也是不折不扣的中國人」。內地會的長遠目標，是栽培中國信徒成為本土教會的領袖。

眾所周知，戴德生鼓勵所有內地會同工衣飾配合當地文化。他自己就穿華服、編辮子。他還堅決主張，差會的一切決策都應在中國作出，於是「中國諮詢委員會」應運而生。內地會從不由重洋之外的外國人操控，決策總是盡可能在接近「一線」的地方作出。



內地會三巾帽

我們盼望使團繼續持守這些特質，鼓勵創新，包容多元，全力支持在東亞地區發展本色化教會。如今，這些價值觀體現於整個使團的事工網絡中。

無論在分享福音的方式還是與當地文化的互動上，使團仍不斷創新。在東亞各地，使團工人融入當地社會，他們創辦企業聘請當地員工，在醫院和學校裡任職，甚至開設舞蹈班。這些工作不單是為取得簽證的平台，也是整全福音的工人們熱誠投入的禾場。以創新的方式在亞洲職場上傳揚福音，與傳統的佈道方式同樣重要。

包容仍是使團的重要特徵之一。一如內地會，使團致力差出背景各異的工人。植堂者、教師、出版從業員、甚至是海洋生物學家，各樣技能都派得上用場。現代交通便捷，讓使團能接納更多年輕人參加短宣之旅，在未能長期委身宣教之前，以禱告及其他形式參與，鼓勵和支持亞洲及家鄉的教會。

戴德生對宣教本色化的追求，依舊是使團的心懷。與戴德生時期一樣，今天使團的總部仍設在東亞；所有重大決策也恪守「工場主導」的原則，盡可能在貼近「一線」之處作出。使團非常重視語言、文化和世界觀的學習，不論在工場日子的長短，同工都努力持續提升語言技能。同時，越來越多亞裔宣教士加入使團，總主任馮浩鑾醫生就來自香港。

隨著佛教和伊斯蘭教日益成為形塑西方社會的重要力量，處境化的必要性不再局限於海外。我們在英美等地的團隊，希望能與本國教會分享150年文化適應的經驗。使團在跨文化福音事工中一貫秉承的處境化原則，如今有助基督徒服侍家鄉不同背景的社群。

150年來，世界各地的教會不斷將宣教士差派到東亞；靠著神的恩典，今後仍將如此。這些宣教士學習工場的本土文化，也學習包容和創新。現代社會中，不同文化、族群共存，使團希望把上述特質傳遞給各地教會，幫助他們以內地會和使團宣教士沿用150年的原則，有效地傳揚福音、造就門徒。◆

八千里路雲和月 戴德生與王來全

1860年初冬一個凜冽的清晨，在倫敦時尚的下城區貝斯沃特，一個怪異的組合吸引著路人：一位溫文的東方男士抱著一個周歲的小孩，緩慢地走在街上，身旁一位有身孕、看起來是他妻子的白人女性，女人和孩子都身穿不入時的西式服裝，身後是一位身材略矮、看來很虛弱的男士——他穿著破舊的華服，一定是個傭人。

這東方人名叫王來全，那位虛弱的「傭人」就是戴德生。王來全因著與戴德生之間深厚的兄弟情誼，甘願離開妻子、家庭、祖國以及熟悉的一切，跟隨戴德生和瑪利亞到英國。戴德生深知，中國教會的未來取決於本土信徒——儘管他們尚需栽培和裝備，但毫無疑問，中國信徒終將負起此重任。在神的主權下，中國教會必然由中國人來帶領。

王來全在家鄉原是個油漆匠，有一次工作時，無意中聽到一段對話，引起了他對福音的興趣。當時那家的女主人想買盛線香的香盒，那以前賣香盒給她的人卻說，成為基督徒後，他不造香盒了。在好奇心與靈裡的飢渴驅使下，王來全開始去見戴德生，並於1859年5月8日領洗。

過了不久，戴德生因為健康的緣故打算暫返英國，並有意帶王來全同行。一來可以在漫長的旅途中繼續栽培他，二來在倫敦教新宣教士中文，王來全是最佳人選。此外，戴德生心中還有一個計畫：他正著手用拉丁字母將寧波方言編成拼音，王來全是當時為數不多識字的中國人，只要稍加訓練，便能一起教當地人閱讀這套拼音化的寧波語。接下來的艱巨任務，就是把整本新約翻譯成這種口語化的文字，諳熟寧波方言的王來全正是極寶貴的同工。



戴德生

其實在陪同戴德生回國的漫長旅途中，王來全一直協助抱恙的戴氏夫婦照料小存恩。他們帶著幾隻山羊上船作全家的新鮮奶源，王來全一路上也負責看管牠們。每當小存恩進入夢鄉而戴氏夫婦尚有精力時，王來全就和他們一起為中國事工懇切禱告，求神差派更多工人。共同經歷了這段佳美的團契旅程，戴德生確信王來全真是一位志同道合的好弟兄。

初抵倫敦，戴氏一家暫時寄居在貝斯沃特的親戚家，後來在東區租下一幢房子。王來全

TAO-KAO.

"Tao-kao z'eo ng-lah v
gyiu-go, tsih iao siang-sing, zi
djoh. "Mt. xxii. 22.

TAO-KAO.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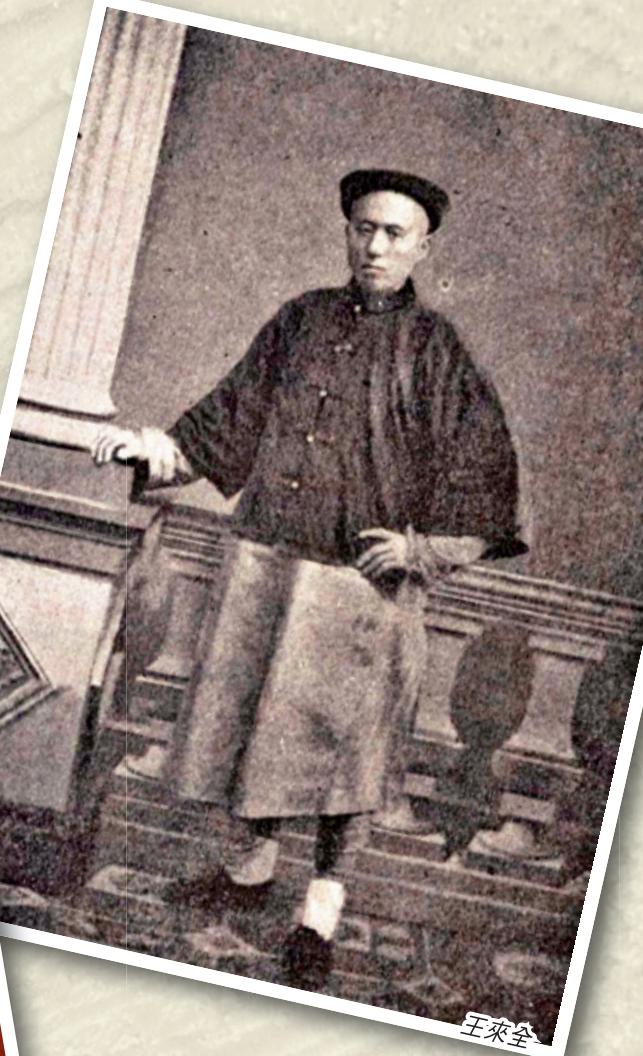
"Tao-kao z'eo ng-lah v
en-pah s
gyiu-go, tsih iao siang-sing, zi
we teh-djoh. "Mt. xxi. 22.

" Ng-lah cong-nyiang ziah yiu
liang-go nying l
iaoj g^o ze-bin soh-go z-ken, Ng^o t-in-
zong-go Ah-tia pih-ding teng g^oyil-lai-
tso-dzing. Ing-we feh-leng soh-go u-sen,
ziah yiu liang-san-go nying we-leh
Ng^o-go ming-deo j^u-long-k^{an}. " Mt. xviii.
19, 20.

" Hao g^o g^o, ziu we teh-djoh, s-teh
ng-lah-go hwun-hyi we mun-tsoh."
I'e. xvi. 24.

Ta. xxiv. (6) Mt. vi.

寧波語拼音有關禱告的經文



王來全

一路相伴，還自願幫忙洗衣做飯，戴氏待他如親人一般：聖誕節他們結伴前往約克郡探訪戴德生的父母；一起參觀萬國工業博覽會（第一屆世博會，著名的「水晶宮」便是其永久展場之一）；王儲愛德華七世迎娶丹麥公主亞歷山德拉那天，他們也一起站在倫敦夾道歡迎的人群中。

儘管王來全一直定期給家人匯款維持生計，但妻兒終歸是需要他的陪伴。而戴德生也同樣需要他！1863年，王來全計畫返國的日子漸近。時間緊迫，王來全，這位未來的教會領袖，一位被差回祖國服侍人民的宣教士，毫無怨言地順從戴德生日加苛刻的工作安排。戴德生自己也總有做不完的事情，身體不適也沒有休息。除了參與日以繼夜的聖經翻譯，王來全還要加緊進修藥理學和解剖學。愈近出發的日子，王來全本來已排滿的醫學及神學訓練就愈加充實。

回國前，王來全還參觀了蓋伊醫院博物館、國會大廈、司布真的都城會幕教堂和西敏

寺，又到布里斯托再訪慕勒。1864年6月2日，他終於從格雷夫森德啟航回家。

回到杭州之後，王來全雖然沒有戴德生指導，但得賢妻相扶，滿有智慧地牧養群羊，後來更受託監督方圓一百英里內的一眾新教會，忠心服侍達四十載。秉承戴德生建立本色化教會的初衷，王來全從未依賴外國援助，他所牧養的教會都實現了「自養」。

戴德生傾盡心血栽培了王來全，而王來全也成長為戴德生早年引領歸主的理想信徒。透過這段親如弟兄的情誼，戴德生藉著神的恩典辛勤耕耘，不單造就了一位信心堅定而成熟的信徒，更加為天國結實纍纍。



因地制宜的 神學教育

小敏在一間咖啡室聽聞福音後信了主。不久她媽媽被鬼附，驚惶中，小敏去請道士作法，同時又禱告祈求耶穌醫治，以為神明多多益善。

世界觀的衝突在東亞十分普遍，基督的權柄常要和當地的宗教與文化信念抗衡。差會應對的方法之一，是透過神學教育裝備基督徒把福音應用於日常生活中，並轉而教導別人。

聖經顯然是神學教育的基礎，但在東亞並非垂手可得；受過訓練，可以教導信徒研讀、解釋並應用聖經的教師更少。感恩的是，有人看見了這些需要，現在這兩種資源都更易取得。

在東亞普及聖經

根據巴納集團的調查，美國平均每個家庭擁有4.7本聖經；相比之下，在東亞某些地區，平均一間教會也分不到一本聖經。

十架路出版社是一間非牟利的基督教出版社。他們有見及此，於2012年推出《全球英語標準本研讀版聖經》，並預計於今年9月前發布免費的電子版。他們還計畫向印度、非洲和亞洲各地資源不足的教會分送二十五萬冊印刷版聖經。

新加坡神學院舊約助理教授黃正義博士，以及前不久因病離世、曾任日本北海道聖經學院教務長的蔡孝全博士都是使團宣教士。兩人

各自為這本研讀版聖經撰文，強調神話語的普世權威，提醒我們福音是給所有國家的好消息。蔡博士呼籲主內肢體全民皆兵，「作光作鹽，使教會在這黑暗及充滿敵意的世界中成為真理的燈塔」。

從知識到行動

蔡博士說：「神學教育使牧養穩固扎根於聖經。沒有健全的神學，基督教事工只會追隨實用主義，背離建基於關係、具宣教視野、頌讚榮耀神的初衷。」

使團於2001年成立泰國清邁神學院，為本土教會訓練牧者及平信徒領袖，幫助他們把聖經知識轉化為行動。若非清神強調植堂，教授又多加挑戰，理牧師就不會憑信心，由吉普賽兒童事工起步，為吉普賽族群建立一間教會。該教會現已運作一年，理牧師正計畫在另外兩個省植堂。

需求增加

見證神的國度藉著教會擴展，我們歡欣鼓舞，但快速增長的東亞教會也面臨著受過訓練的領袖供不應求的問題。

「過去二十五年，菲律賓福音派教會急劇成長。」使團菲律賓工場主任郝偉傑表示：「多數教會缺乏受過神學訓練的領袖，異端邪教因此得以肆意滋生，許多教會信眾的屬靈生命或多或少帶有宗教混合的色彩。」

教會增長最快速的通常都是在教育程度有限的鄉村地區。信徒受經濟、教育程度及時間的限制，很難入讀正規的神學院或聖經學校。於是，多種校外神學教學模式應運而生。

柬埔寨的薩維農弟兄就受惠於此。他是一位愛主的農夫，沒讀過甚麼書，目前正在修讀延伸制神學教育課程。這是一個結合了家庭查經、小組學習和事奉實踐的綜合課程，在菲律賓和柬埔寨十分成功。期間，薩維農養的四頭牛被偷了，相當於三年的辛勞化為烏有。但隔天他繼續參加查經班，選擇信靠神的供應，在極度艱難的環境中活出信仰。誰知道呢，正規的神學教育也未必能達到如此果效啊。（後記：薩維農的牛最終失而復得，親友們都和他一起讚美神。）

因材施教

條件許可時，正規教育是必要的。神學院和聖經學校提供的專業教導和深廣的教材，讓東亞各地的信徒獲益良多。

新加坡神學院的黃正義博士指出，神學院是靈命塑造和領袖訓練的「熔爐」。他特別提到新加坡神學院對第一代蒙古信徒的幫助。他們來進修前已有一定事奉經驗，畢業後回國擔任資深領袖，甚至執教蒙古唯一的跨宗派神學院——蒙古協同神學院。蒙古教會從1990年的一小撮信徒，增長到目前的四萬一千人，異端威脅日益滋長，神學教育在此時顯得至關重要。

當人心仍渴求

神學教育之所以重要，並不是因為神必須要借助課程或學位作工，而是因為福音轉化生命的大能。

在柬埔寨金邊的一個研討會上，當討論到某鄉村地區神學課程時，一位長者站起來發言。他是赤柬時代的倖存者，滄桑的面容和褪色的衣衫透露出肉體和心靈遭受過的折磨。「我們省有許多人渴求神的話語，但沒人教導我們，」他平靜地說：「當沒有食物時，開始時你會感到飢餓，慢慢地這種渴求就消失了。趁著人們還知道餓，請快快差派教師來。」

結語

異端邪說、宗教混合和日常生活的干擾雖是信仰的強敵，但當聖靈大能運行時，它們無法勝過神的真理。願全球教會起來，來讓我們飢渴的弟兄姊妹飽餐靈糧，讓神的教會繼續在世上最黑暗的角落作光作鹽。



黃正義博士

奇妙的搖籃



我們服侍的教會位於大學城裡，是典型的長老會。九年來在一位愛主、愛學生的年輕牧師帶領下，固定會眾已達二千五百人，八成為學生。因受場地限制，而擴建計畫被屬於另一宗教的鄰舍阻撓，教會只能增加崇拜場次至每週七場，以滿足日漸增加的會眾。

教會迅速發展過程中，牧者意識到這禾田需要培訓更多領袖，決定籌辦事工學校。培訓重點不在乎傳遞知識，而是觸動心靈、改變生命；不是培養高高在上的領袖，而是寄望學員們以身作則，活出耶穌的愛，在基督裡成長。

首期培訓班有四十名學員，包括十五位學生、幾位退休人士、兩位長老和其他會友。各人認真投入，經歷了生命的轉化：

貝炳先生是一位退休人士，曾任教會長老，參加培訓是希望更多學習聖經。在明白重生的意義後，他決定把生命全然獻給基督。

獨身的畢泰先生，對事業感到空虛，想尋找生命的方向。透過培訓班的教導及團契，聖靈感動他回應神的呼召。目前他正在神學院進修，積極參與教會的領導。

三十來歲的家庭主婦瑪莉亞，意識到自己生命裡缺了點甚麼，來到培訓班追尋。從沒有讀經習慣到按每週指定的靈修經文讀經，她非常認真。連她的小孩也問媽媽在讀甚麼，甚至跟隨她一起讀、一起祈禱。不久，丈夫也好奇起來，現在一家人一起讀經，家裡發生了美好的變化。

舒雅女士在信奉另一宗教的家庭成長，因著與基督徒丈夫結婚而歸信基督教，對信仰從沒了解。培訓班對她的影響可大了，孩子們都驚訝她變成如此有耐性：「媽媽，你從前生氣時很兇，現在改變了很多。」她丈夫也注意到，從前家中有爭執時，太太絕不承認自己的錯失，現在卻會謙虛地請求寬恕。

像他們一樣，其他學員也是認真學習、熱烈討論、恆常出席。大家都被神的話語更新了，各人都詫異於自己的轉變。我們很清楚地知道，是神的話語和聖靈掌管他們的生命，帶來奇妙的改變。

事工學校就是教會領袖的搖籃，必將幫助更多的信徒經歷聖靈更新的力量。新一屆培訓班即將開始，求神繼續帶領當中四十位學員，改變他們的生命！



醫治與天堂

癌症手術後，我的意識漸漸恢復，知道自己仍身處地上，尚未進入天堂。神又給了我一些時日留在這世上，只是不知長短幾何……

在等待傷口癒合、預備化療的這兩個月裡，我内心深處開始渴望與耶穌同在。我愈來愈多地思想天堂的美好，與此同時，我也知道許多人一直在為我的康復懇切代禱。此刻我心處於微妙的張力中，就好像使徒保羅在腓立比書一章22至23節中所描述的。我彷彿聽見主在問我：「與其得到醫治，莫非你不想與我同在這全然喜樂之地，再無病痛侵擾？」

得知至親抑或自身罹患重病時，我們通常會即刻祈求神施恩醫治。我思忖，這種反應是否反映我們潛意識愛慕地上的生活過於天上呢？我又想，基督徒離世進入天堂之日大概第一個反應就是「我為何不早點來呢？」先我們而去的親人們，既已享天堂之樂，定必盼望我們總有一天也能前來同享福樂。即使我們仍在地上為他們的辭世哀慟哩！

既然天堂如此美妙，我們何苦祈求病得醫治呢？這樣想是走向另一極端了。聖經不僅記載了不少病得醫治的事蹟，更明確鼓勵為醫治代求。彼得前書四章2節道出了祈求醫治的禱告背後應有的動機之一：「從今以後就可以不從人的情慾，只從神的旨意在世度餘下的光陰。」換言之，在祈求得到醫治之前，當先思想應如何順從神的旨意，在世度餘下的光陰。醫治的禱告必須出於合神心意的動機。

我反復思量生命的有限，漸漸更清楚自己為何憑信心祈求康復：為了我的妻子和兩歲的女兒，可能不得不白髮人送黑髮人的雙親及岳父母，為了完成神所託付給我在日本的工作……當我將心中的牽掛全然擺在神的面前，同時繼續盼望那「永恆的安息」，我心中便充滿祂的平安。祂令我再次確信，疾病的盡頭必然是美好的終局。

感謝你們不斷為我們代禱。✿

蔡孝全牧師博士今年三月安息主懷，本文是去年病中的省思。蔡牧師1995年與梶原香結婚，1998年加入使團到日本北海道參與佈道植堂。2007年於美國三一神學院取得神學博士學位後，任教於札幌聖經學院，並出任教務長。2012年神賜他們女兒愛莉。

蔡孝全博士追思禮拜的實況錄影：
<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l1qHzDgq7Uw>



蔡孝全一家



宣教人

■ 簡蘿珍 | Laura Jane & Wat Ho Meas 2001年加入使團 現於日本仙台開展學生工作

2011年3月11日，山田市被海嘯和大火吞沒，八百名居民遇難，傷痛久久未能平伏。次年初，使團災後支援隊岩手縣分隊將工作重點轉向這裡。

當時，一萬七千名當地居民中，六千人仍棲身於四十九個臨時房屋區。支援隊一連數月到這些臨屋區探訪災民，透過手工藝班、聖誕派對和溫馨飯餐等社區活動鼓勵災民，還派發電熱毯和手工製造的有墊椅子，為狹小簡陋的臨時棲身之所添上家的溫暖。物質慰藉外，支援隊還製作派發小冊子，將神給人盼望的信息傳給災民。

支援隊為事奉中心起名「一步一步山田中心」，這是一棟用預製構件組裝而成的重建屋。

日復一日，一步一步，使團同工陪伴災民從喪失、創傷、悲痛走向康復。來自美國的金爾迦和金文娜夫婦與日本同工本間英隆、本間早苗夫婦攜手，不久後神又感動高橋牧師及師母加入支援隊，在距離山田市四十五分鐘車程的釜石市事奉。

金文娜幾乎每天都去探望海嘯倖存者。接近災後一周年的日子，她請倖存者分享死裡逃生的故事。一名祖母說，海嘯發生時孫兒背著她逃生，現在卻怎也背不動，真不知當時哪裡來的氣力；有些人被水浸至頸項竟生還……人們紛紛談到逃難時身負異能，多半希奇自己為何能死裡逃生。

神既允許這些人逃過冰冷的水、炙熱的火，也必願見他們靈魂得救。

使團支援隊不單盼望災民能恢復正常的生活，更協助他們重建心靈，重建社群。志願隊設立咖啡室，提供一個安全的地方，讓義工幫助生還者卸下心頭重擔：一句鼓勵的話語、一雙聆聽的耳朵、一本書架上的圖書、一首同唱的詩歌。有些人會談論到神。

一位女士去年首次接觸到基督徒義工，最近她問文娜耶穌為何要死；另一對母女在2011年夏天決志信主，

步 一步 海嘯復甦之路



此後每星期跟文娜和本間師母一起查經。使團協助在此建立了一間教會，至今有包括來自香港的義工隊繼續定期到訪。

九級地震對日本的東北沿岸造成嚴重損毀，為全國帶來深遠的影響，全日本的教會也因此改變。高橋牧師指出，神顯然在作工。教會齊心參與災後支援，肢體間昔日的隔膜消失了。以往，日本信徒大多不願走出教會，與社區積極互動；地震後，眾多主內肢體來到岩手縣，在這個過去極度缺乏基督徒見證的



宮城縣 掠影

■ 西村忠光、黃郁萍夫婦

2011年7月至2014年5月參與使團災後支援隊
目前在宮城縣佈道、植堂

現況

我們在宮城縣三個海濱市鎮開展事工，在臨屋區舉辦活動，內容包括茶點、交流和簡短的福音信息分享。

小鎮七濱町，臨時安置了不少災民，他們大多是同鄉，今年秋天可能會安排集體轉遷。宮城縣首府仙台計畫2016年3月前關閉全部臨時房屋區，部分災民會返回自己的家園，部分將搬進市政府修建的重建屋。仙台福音基督教會在蒲生地區設立一個福音站，是一座海嘯後重建的房子。我們每月在那裡舉辦活動，定期上門探訪周邊的鄰居。

需要

臨屋區只有少數居民態度開放，其他大都拒絕接受我們派發的聖經和福音資料。我們雖然和其中一些人建立了良好關係，卻擔心無人長期跟進他們。他們需要有屬靈的教導，也避免遷入獨立房屋後可能發生「孤獨死」（離世也無人知曉）。有需要的人很多，做工的人卻太少。

福音站周邊的居民對我們友善，上門探訪時也願意和我們交往，可是礙於旁人的眼光，不能前來福音站。在這裡，來自家族、社區乃至當地佛寺的無言壓力都是極大的障礙，因此需要更多參與上門探訪的工人。

求神開路，讓我們與即將遷離臨時房屋區的災民們保持聯繫，向他們傳講福音；願我們在喪親之人面前，言行有智慧；更求神為這片禾場賜下更多工人。



地區當義工。透過世界各地教會向日本伸出援手，神彰顯祂的愛，日本教會不再感到孤立無援。

岩手縣的水產養殖業者和環保主義者

畠山重篤有一句甚富詩意的名言：

「森林渴想海洋，海洋渴想森林。」他相信河流上游的森林保育是復興海洋的關鍵，而這一次徹底重建是日本生態復原的空前良機。

誠然，這一次歷史性的重建是海洋和森林保育的關鍵契機，而且對於神在日本的建立同樣重要。救災只是復原的起步，復甦之路需要持續的努力，與神在日本全國的工作整合。當我們為災區的生還者及當地的教會禱告時，也請記念非災區教會的健康發展。

一步又一步，你可聽到？這是日本走向復甦、迎向基督的脚步。

本文寫於2012年，「一步一步」事工現由日本福音基督教會聯合會接管運作。



姓 名 周允祈

年 齡 十六歲

出生地 美國洛杉磯

足 跡 香港 - 北京 - 陝西 - 四川



每當被問及「你是哪裡人？」，我就擔心會解釋不清。這看似簡單直接的問題，對我卻十分複雜。

為了在最短時間給新朋友一個恰當的答案，我的頭腦飛快地轉起來。我是美國加州人，但人生四分之三的時間住在中國。所以要先答「洛杉磯」，等大家發覺我不太像典型的美國青少年時，才解釋自己在中國長大嗎？或是先答「中國」，等別人問我在哪裡學得講一口流利的美式英語，才解釋自己其實是美國人呢？再者，我的父母本來是香港人，所以……到底該怎麼說好呢？

這類問題常令宣教士子女犯難。很多時候，由於對父母的工場比自己的護照簽發國更熟悉，我們心裡會缺乏對任何一國足夠的歸屬感。我覺得自己既不完全是美國人，也不完全是中國人！當我問別人對此怎麼看，有些中國人就說我像美國人多一點，而美國人的看法卻恰恰相反！好像還嫌我不夠迷糊似的。

在我看來，宣子的生活一向都不那麼穩定，卻也因此不致太悶。身邊圈子裡的面孔不停在變，來的來，走的走。你很快融入人們的生活，轉眼又要離別。好在過客般的生活並不妨礙我們與人建立親密的友誼，我與一些同為宣子的好友們雖相隔千里，心卻常相繫。

從小在美國長大的朋友們問我，到底喜不喜歡這種生活？這又是個難答的問題——我不是絕對喜歡，但又不是不喜歡，因為需要權衡的因素實在太多！積極的



一面是，我可以經歷多元文化，結識來自不同國家和種族的人，周遊列國等！舉個例子，我在中國讀的是美國國際學校，但班上同學大多是韓國人，我每天便同時泡在三種不同的文化當中。除此以外，學校還經常組織學生參加中國內外的服務之旅！這些經歷延展了我的世界觀，從而幫助我以更開放的心態面對人生的際遇。

宣子生活中也有不如意的旋律。於我，最糟糕的莫過於頻繁的離別。幾個月前的一天，正在上中文課的我被一位好友拉出教室。當聽到他嘴裡說出「我要搬了」那一刻，我的心沉了下去，感覺好像肚子被人打了一拳，一句話都說不出來。

每逢年末要在思想、情緒上接受一連串的告別本已不易，得知要走的人是自己要好的朋友就更加難受。你可能會以為，慣常經歷這一幕的我早該習以為常，但那

份斷腸之痛其實從未消減。我一次又一次無奈地看著他們離去，唯一能做的是好好道一聲「再見」或者傷感較少的「回頭見」。

我是一名宣子，從未在一處久居，身邊沒有一同長大的伙伴，也錯過了在單一文化社會成長的體驗。但無論好壞，這些經歷模造了今天的我。是的，我可能錯過了非第三文化小孩擁有的一些東西，卻由豐富的文化經歷收穫了廣闊的世界觀。這一切是世上任何東西都無法取代的。

我快高中畢業，即將完成人生的重要一章。回頭看，我非常感激神賜給我無數的祝福，並在高低起伏的宣子生涯中一直與我同在。十六歲就已擁有如此廣博的閱歷，我真是蒙福。我更急不及待想知道，祂在將來為我預備了甚麼！



從拓荒到同行

二十世紀經歷空前的殘暴，但同時見證福音奇妙的全球化。過去百多年，基督教在種族和語言的比例上經歷了不可思議的演變。非西方教會的崛起，是二十世紀教會歷史上最顯著的現象。今天，基督教是全球性的信仰，我們有幸活在這個教會迅速增長轉變的時代。

然而，此現象並不能掩蓋東亞地區還有很多人未聽聞福音的事實。被迫撤離中國後的這些年間，中國內地會在「海外基督使團」的旗幟下把福音傳入東亞諸國。如今，這些地方的本土教會不斷壯大，日趨成熟，並參與跨文化宣教的事工。

能在二十一世紀這關鍵時刻，與東亞教會並肩奉，是使團的榮幸。這全是神的作為，我們是東亞教會的宣教夥伴，而非施贈者，在某些情況下更只是旁觀者，讚歎神獨行奇事，讓東亞教會穩步成長。

使團總主任馮浩鑑說：「隨著亞洲教會不斷成長，使團需要反復思考、適時調整與本土教會的關係。」新加坡衛理公會榮譽會督蘇諾銘誠懇地挑戰使團領袖：「世界與教會的全球化，催迫我們回到聖經的教會觀，去了解應當作甚麼。那種漠視本土教會架構和領袖、欠缺諮詢合作的單向宣教模式再不合時宜了。」

對於像使團這樣的差會，以及有心在東亞服侍的信徒，這意味著甚麼？

首先，差會應持開放的態度調整架構，以致能體現上述的聖經教會觀——仔細聆聽本土教會的訴求，按此來修改事工策略及重整優先次序，讓各方

在這過程中都被造就。使團很榮幸能與東亞各地的基督肢體建立真誠而互動的關係。比起以往，彼此除了是事工夥伴，還有更深層的交流。來自四面八方的機構和肢體合而為一，在基督裡一同服侍，彼此豐富，在萬邦中頌讚神的榮耀。

其次，我們要重新敬聽神要求謙卑的呼召。對基督徒服侍而言，謙卑向來是不可或缺的，當我們透過跨文化宣教服侍東亞的教會，這呼召就以新的形式臨到，並向我們發出新的挑戰。

針對各國本土教會投身全球宣教事工的情況，有人提出，或許需要差派多一些「提摩太」和「亞波羅」，少一些「保羅」。雖然在某些地區仍需要開荒宣教士，但愈來愈需要那些出身成熟教會、具備神學和聖經訓練的弟兄姊妹，在跨文化宣教事工上與亞洲當地的新興教會一同服侍。

您是否來自成熟的教會、有豐富的神學資源供東亞的新興教會借鑒？又願意投身參與？請謹記：



最佳拍檔

在日本工場的宣教士吳啼（Tim Walker）和太太美穗（Miho），效法提摩太與亞波羅的榜樣，與本土牧者配搭事奉。

外籍宣教士較容易接觸非信徒，介紹耶穌。可是「為要成全聖徒，各盡其職，（在他們自己的文化處境中）建立基督的身體」（弗四12），初信者應該歸屬本土教會。因此宣教士和日本教會相輔而行、取長補短，這樣配搭事奉很重要。在首個任期中，吳啼夫婦主要配合木村牧師服侍「七飯福音基督教會」，參與兒童和青年事工、教授英文的福音外展以及社區佈道。

當然，配合的過程也存在挑戰。鑑於教會初創階段由宣教士主導，會眾自然期望他們能一直帶領下去，這就為本土牧師接手、宣教士退而輔助的交接帶來一定的難度，整個教會要一同學習、適應。另外，當與本土牧師意見相左時，宣教士需要讓步。例如他們有意啟動一項新事工，但了解到本土牧師的顧慮，他們的選擇是不堅持己見，把計畫擱置。

吳啼向有志與本土教會配搭事奉的準宣教士分享說：「謙卑的態度至為關鍵。如果本土教會的文化與家鄉的教會相距甚遠，請務必尊重他們對基督教會的理解和運作方式。急於指責他們有問題的地方，並不利於培養真誠的合作關係。宣教士應當一直視自己為當地文化的學習者，時刻有心理準備接受當地領袖甚至信徒的指正。宣教工人在工場是暫時的，而倚靠神的恩典迎接基督再臨的，最終是當地的教會。」

宣教士與本土教會配搭事奉，是宣教事工發展的必然趨勢。試想一下，文化背景各異的神國子民在禾場上共負一軛、同做主工，這幅美妙圖畫本身便是福音的有力見證。我們若在配搭中彼此和諧，人將歸榮耀給那位藉基督使這破碎悖逆的世界與自己重歸於好的神。



務要謙卑！培育雙方對等的夥伴關係，同時互通有無、取長補短。東亞教會有許多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。

偉大的宣教牧者沈美恩曾寫下「一個基督工人要牢記的三大功課：謙卑、謙卑、再謙卑……學習這基督信仰的真義要一生之久！」在二十一世紀的宣教事工中，我們希望聆聽、攜手、甚至順服東亞的本土教會，而這三大功課正道出我們應有的態度。



吳啼及美穗一家與
七飯福音基督教會

神聖的守候



酗酒每況愈下的鉅，何時能醒悟？心中的憂急，讓我想起多年前的一幕：

在龍山寺山門內的廟埕，有位陌生男子迎面走來叫住我：「喂！請教你一下。小強是不是你們的人？」

「是！他是信耶穌的人。」我答。

「那好，你現在告訴我，你們的耶穌能不能叫小強不再喝酒？如果可以，我就帶著手下全部的兄弟來皈依耶穌。耶穌到底會不會保庇小強？」

身為傳道人，直到今天，這仍是我最不想聽見的問題。我沉默了幾秒，多麼想對這位黑幫朋友說：「是的！耶穌能。我來讀聖經上的話給你聽。」但我只能把小強拒絕戒酒的經過如實相告。他瞪大眼睛，語帶不屑：「啊！你這樣等於是白講的嘛。」

小強，小學四年級開始偷竊。他從家鄉基隆沿著鐵路線南下，沒做過一件正經事，人生都花在進出監獄。某個寒冷天，剛入新收囚

房卻分不到棉被的他，情急之下向耶穌禱告，當晚即獲得出獄同學留下來的棉被，從此便在獄中接受聖經教導。最後一次出監後，他來到艋舺——四十五歲囉，除了喝酒甚麼都不會，根本不能賺錢。整天窩在公園裡，沒酒喝就灌水，還好總有人給他一點食物充飢。其他酒仙們在戲謔他之餘，有時還是分給他一點酒。號稱「全艋舺最髒臭流浪漢」的他，卻在街頭或聚會處高喊「哈利路亞」，還跪地流淚唱詩禱告。加上我們經常探訪他，流連公園的眾人因而對耶穌印象深刻，有戲謔的，也有感恩的；有敬而遠之的，也有前來尋求的。

一次，我和同工的一位弟兄，說好說歹把小強勸來。當晚三個人就睡在教會裡，等天亮就開車上山，帶他去拜訪基督教戒酒中心的牧師。車程三個多小時，見面坐下不到半小時，小強便鬧著要回艋舺。傍晚，車在艋舺路邊剛停下，小強就像從籠裡逃生的野豬一樣衝出去找酒，身影很快隱沒在暮色中……

曾經，我們在寒風中發現他醉臥於龍山寺的圍牆邊，便拿睡袋把他整個套起來，再用繩

子裹住，只露出頭臉，保他不致失溫……又過了幾年，他心臟麻痺時蜷縮在公園一角。旁人以為他如常醉臥，隔天才知道他死了。我隨社工師去見他的母親與姊姊，她們只說：「何必來告訴我們？我們家早就沒有這個人了。」

上帝實在給人許多自由！十字架的路，非等人心甘情願去走不可。這樣的等待，意味著我要不斷面對信了耶穌而不願戒酒的酒仙。我怠慢？是；我懶惰？是。他們的終局，我是沒看到，然而上帝是看到的。我實在需要基督信徒的團契支持，才能坦然地繼續服侍。

我愈來愈體會到：比起窮、癮、狂、貪、懶、騙、病、嫖、妓等邪惡，上帝用更多教導來處理假冒為善。由於此類罪惡隱藏得極深，必須由聖靈引導、透過在基督裡的團契生活、根據聖經來勸戒。事奉者若以自私的怒氣代替上帝的義怒、以論斷代替勸戒、以「可憐之人，必有可恨之處」代替「指出他的錯來……得了你的弟兄」（太十八15），那他與酗酒之人只求自己快活、不願討上帝喜悅有何分別呢？

「耶穌又說，一個人有兩個兒子。小兒子對父親說：『父親，請你把我應得的家業分給我。』他父親就把財產分給他們。」（路十五11-12）父親還沒死，兒子就要求分遺產，此乃

父親之恥辱！但天父甘願承受羞辱，以祂那神聖的溫柔，堅定地守候罪人回轉！

耶穌沒有應許會按我們的標準醫好所有深陷癮習的人，但祂卻為每一個人，在十架上承受了與天父隔絕的痛苦。天路上，一般人與露宿者或多或少都要體驗這種痛苦。但耶穌的復活讓我相信，即使人們（包括基督徒）在世上沒能脫離窮與癮，耶穌基督仍然是天上地下所有權柄的主。

在基督的教會裡，身體髒臭與清潔的、醉酒與清醒的、真誠與偽善的一起頌唱詩歌，領受上帝的話語，禱告，吃飯，領受洗禮及聖餐。盡管還有人在罪中掙扎，持續地看見罪惡的醜陋強權，深感挫折。也有人不真誠悔罪，只維持外表乾淨，盡可能表現對宗教的追求。這種聖潔與罪惡共存的教會時刻儆醒著我們：上帝在等候我們；等著我們甘心樂意向祂獻上身心，祂就會讓人看見，只有祂能夠打破罪惡權勢、挽回罪人、安撫破碎的心、復甦生命。

鉅已於5月4日離世，醉兄、醉弟、王弟兄與其他酒仙，至今仍不願意戒酒；但他們願意來一起敬拜上帝、喝茶、吃飯、說話。感謝主，祂繼續守候！



宣教六法之學習

「大使命不是供人選擇的，
而是必須遵行的命令。」

—— 戴德生

耶穌所吩咐的大使命不只是一個勸勉，而是對所有屬祂子民的誠命。既然將福音傳到地極是每個基督徒的本分，那我們可以怎樣具體地回應？「可惜，上帝沒有呼召我作宣教士！」有人這樣回應，好像有特別的啟示到外地去才是宣教。當然，神的呼召是非常重要的印證，但我們要知道，差傳不是工作，乃是屬靈生命的流露。

差傳也是一個學習的過程，在生活的不同層面身體力行，操練自己，成為一個胸懷普世的大使命信徒。正如約翰·派博所說，「並非人人都被呼召作宣教士，但每一個跟隨基督的人都被呼召作胸懷普世的信徒」。學習的第一步就是：切實地關心不同地區、不同群體的狀況和需要。當你踏出第一步之後會漸漸發覺，所關心的對象不再那麼遙遠陌生，你能夠更專注而具體地為他們禱告。

在此基礎上再進一步，就是參加宣教課程或短期宣教等訓練。無論我們身處大使命的哪一環，都要不斷學習尋求神的旨意。不論是受差者或差遣者，還是參與禱告、接待或動員的人，都需要熟悉有關工場的人和事、了解國際關係、注意時局變化，才能有效地推動福音的廣傳。所以，我們要持續進修和實踐，在學習的過程中讓主陶造我們的生命，幫助我們明白祂的計畫和心意。所有努力向前的領袖都有一個共同點：那就是終身學習，為主向著標竿直跑，努力活出基督的樣式。

以下特別訪問了兩位曾經參與過使團「服侍亞洲」短宣計畫的信徒領袖，看看他們怎樣開始學習宣教。他們從關心禾場開始，於過程中明白神的心意，更發現自己在普世宣教裡的角色，現今繼續在差傳路上前行。



Eva

物理治療師
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港福堂會友

為什麼開始關心差傳？

主要因為了解到世界上有些國家不歡迎宣教士，也不歡迎牧者去當地建立教會或傳福音。當時我感到非常震驚，難以想像竟然有人沒有機會認識這一位信實的神，經歷從祂而來的那份平安、喜樂和盼望。我想，沒有教會，不能聽福音，那會怎樣？我希望探索我能作些甚麼，如何更適切地為他們禱告，更明白這些「創啟」國家的限制。

你是怎樣學習差傳的？

我參加差傳機構的訓練工作坊、宣教士的分享會、禱告會等，當中最深刻的就是到差會當義工：我會定期聯絡不同差會，了解他們的需要，再透過簡單的文字工作、接待、司琴等服侍，了解差會的運作、宣教工場的需要及挑戰。我亦物色一些適合自己的宣教培訓課程。神一步一步地打開我的心眼，使我更明白祂的心意。



能分享一些生命的改變嗎？

我在學習差傳的路上經歷的很多衝擊及挑戰，成為了生命中最大的得著。神對我固有的價值觀、信念及處事待人的方式進行拆毀與重建。在與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溝通、與不同國籍的宣教士合作及建立關係的過程中，我不斷反思、調節，依靠神的恩典學習靈活開放地接受各種意見，適應有別於香港文化的做法。我願意繼續學習，做一個胸懷普世的大使命信徒，等候及回應祂的呼召。



你可以分享這本書及它怎樣挑戰你嗎？

那是何義思宣教士的自傳《誰掌管明天》，裡面的見證一直深刻地印在我心裡，相信我宣教的心志就是因它而起。當時我的眼淚不住地流，一邊讀，心就

被聖靈攬動。我深受何義思宣教士的見證感動，是什麼驅使一個十九歲的女孩子隻身來到中國傳福音？我問自己能不能像她一樣捨己委身，把基督長闊高深的愛傳給未得之民。

在各種學習中有何發現？

除了從書籍、神學院課程、宣教士分享中學習，我也參加宣教營，這些都有助認識自己，預備宣教心志。最近一次的營會讓我有意想不到的得著，拓寬了我的眼界：原來宣教不只是海外的工作，還有後方的支援，包括關顧、行政、動員、文字的事工，甚至是帶職的宣教。宣教是一個萬花筒，關鍵在於主如何呼召你。



Sala

曾參與使團的日本短宣隊，一直參與推動使團的關懷日本小組。一本宣教書籍改變了她的生命軌跡。

以退為進四步曲

宣教士在跨文化處境中培訓門徒，會經歷四個階段：

- 一、以身作則
- 二、從旁協助
- 三、「暖」眼旁觀
- 四、功成身退

使團的泰國團隊由起初就深明此道，在工場忠心推進四步曲。首先，親身活出耶穌門徒的樣式；接著，全力扶助初信新葡；然後，從旁「觀察」當地信徒親自做福音佈道；最後，當這教會成長並成熟時，宣教士便「功成身退」，把一切事工交付泰國信徒，並為神的作為獻上讚美。

一、以身作則

宣教士諾博（Tim Noble）——「示範軟弱」

數年前，我們全家搬到泰國阿育他耶府，在一間教會推動植堂事工。此前十年一直在大學執教英文的我，並沒有多少植堂經驗，且這教會已運作得不錯，我這名副其實的新手還能幫上甚麼忙？

出乎意料地，經驗不足反成了我的優勢——沒人會過度依賴我。結果我得以與弟兄姊妹群策群力，一同帶領教會走出去，傳揚福音。一眨眼幾年過去，我回國述職前鼓勵他們：「縱然我有失誤，神仍透過我作工，所以你們也可以。」當時，一位莫弟兄詢問具體的指導。我想了一會兒說，要樂意嘗試自己不擅長的事奉，例如我雖覺得自己沒有講道恩賜，但若有機會並不推辭。過了不久，他就對另一弟兄說：「你得嘗試講道，諾博師傅說我們有時要嘗試不擅長的事奉。」

當我們回到工場，看到教會人數幾乎翻了一番很是驚訝，他們還持守植堂的異象到鄰區建立新教會。如今，這個約四十人的教會正在建立另外兩間教會！

二、從旁協助

宣教士慈維嘉 (Emanuel Zwygart) ——「你來做，我協助」

三年來，我們一家在北欖坡府，參與建立一間新教會。配搭事奉中，我們嘗試從旁協助初信的本土同工，幫助他們發掘並操練恩賜。

二十來歲的梅對未得救的人明顯有負擔，「佈道」會是她的恩賜嗎？一次，我聽見她向朋友說：「信了耶穌你生活會更好。」我加入她們的對話，從旁支持她。事後，我和她仔細檢討之前的對話。在肯定了她的熱心後，我幫助她清晰表達福音的信息。我提出三個問題：「福音的核心信息是甚麼？為甚麼我們要相信？我們通常會怎樣『添油加醋』？」經一番探討，她得出結論：「神確實能改變人的處境，也能行神蹟，但沒有比耶穌為我們捨命、使我們罪得赦免更大的神蹟了。」

在泰國大學活出基督徒的生命殊不容易，梅卻堅持不懈，還帶了一個同學信主。

三、「暖」眼旁觀

宣教士霍思敏 (Sijmen den Hartog) ——「給予機會」

某天，教會姊妹蓮的鄰居美蘿來到家庭小組。美蘿雖然對福音感興趣，卻刻意保持距離，常常說這是蓮的新信仰：「『她』的神幫助她，『她』的神改變了她。」我是否要主動帶蓮去和美蘿深入地談信仰？一番觀察之後，我發現其實用不著。

蓮正學著像我們當日幫助她一樣，在幫助美蘿成長。儘管蓮才信耶穌幾個月，卻很細心照顧美蘿，和她一起祈禱，指出神在生活中的祝福，還鼓勵她每天讀經。幾星期後的一個晚上，美蘿改口說：「『我們』的神幫助我們，聽『我們』祈禱」。自此她一步步更信靠神。

美蘿也渴望其他人認識上帝，開始為兒子得救祈禱，又在田地收割時和同伴們分享耶穌。如果有不懂回答的問題，她就帶回去請教蓮。

這個例子看來很棒吧？但在最初四年，我們還是要全力協助教會，至今仍要從旁幫助一些弟兄姊妹。靠著神的恩典，我們正進入「暖」眼旁觀階段。年輕信徒們一面「從旁協助」初信者，又「以身作則」活出基督的樣式，引領未信的人到主面前。

四、功成身退

宣教士黃英傑 (Ng Eng Kiat) ——「交棒本土領袖」

我們和宋喜姊妹單獨查經，發現她很渴慕神的語語，於是帶她去觀摩我們在華泰索村帶領的細胞小組。小組聚會依循固定模式：詩歌敬拜、感恩讚美、查考聖經、禱告代求。查經環節中，我們有時請宋喜用自己的話解釋聖經中的某個道理。她確實有教導恩賜。

不久我們在塔漢村開始新的細胞小組，邀請宋喜一起帶領。她認真考慮，有點兒惶恐但答應了。我們先讓她帶領數週詩歌敬拜，再帶領數週禱告代求，然後帶領查經。每次小組後我們都給她一些意見，六個月後，她帶領整個聚會，我們列席。今天，這個細胞小組很興旺，由宋喜獨立帶領，她還訓練其他成員作副手哩！

中國內地會成立150周年 歷史海報系列



不情願的撤離

撤離前的牯嶺宣教士子女學校

1951年2月，領袖們認定神帶領內地會進入新領域——東亞地區

1953年7月20日，馬良箴、賈立克安全抵達香港，內地會全面撤離中國

「自由避風港」——
撤離的宣教士在香港暫住的地方